《软尘私议》补考

校　　征

《软尘私议》一书，是林则徐遭到朝中投降派的打击后，在获罪遣戍新疆的途中，从几位挚友的来信中或口传的机密情报中摘录而成的，是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珍贵史料。一九四二年，陈嗣初将该史料公诸于世，并为此书写了《跋》。他在《跋》中说："软尘私议抄本一卷，十九则，为林姻丈清畬（源焴）旧藏。丈为侯官林文忠公（则徐）长曾孙，此册云自故纸堆中捡得者，卷面署软尘私议四字，下著子方、芊邨、蔼山、仙圃，述软尘之意，盖取于十丈软红尘，以指京华，而私议焉者，则特记所见闻，以别于邸报官书。所谓子方等数人其姓名爵履行谊，斯无可考，度皆文忠挚友而当时居官京师、接习贵要、致书于文忠所云、或出之口谈、而笔录成册者①"。这里，陈未能考出子方等四人究竟为谁，因而留下了疑案。近年来，杨国桢同志在《林则徐传》中对此疑案以及《软尘私议》一书的名称来源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除拟就该书的名称问题与杨国桢同志商榷外，并拟对子方等四人的身份作一补充考证。

一、《软尘私议》与《软尘私札》的辩正

杨国桢同志在《林则徐传》第三八〇页的脚注中说明："这本札记，郭则沄《十朝诗乘》征引时称林氏手录。《鸦片战争》第五册据陈嗣初抄本收录，题《软尘私议》。书名原系后人所加，因取材于书信，改题为《软尘私札》为妥。"

说"书名系后人所加"，不知有何依据？陈嗣初是对此卷进行考证的第一人，在《跋》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林清畬从故纸堆中捡得时即"卷面署软尘私议四字"。而且作了词意诠释。当然，如果原意有错误，重新更正也无不可，

但我认为，林则徐多才多艺，词章修养水平很高，对这样关系重大的资料署名，一定会认真推敲的。他题为"私议"正符合实际。因为他并不是"有闻必录"，不加评议，而是既抄录朋友们的评议，自己也予以评议。如第一则："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③

这是记载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北京城内的一片沉寂状况。"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和"俨有诗书偶语之禁"，这既可能是原函中的评议，也可能是抄录时的愤慨之言，意即清王朝已经和秦暴政差不多了。又如第三则："夏秋江南告警，天津戒严，都中大老，竞赴平谷县置屋，徙其妻孥，以其地距京都百五十里，四围皆山隘，足以避兵也。彭春农谓人曰：'他日九门戒严，则吾必在平谷矣'。人人如此居心，而使夷艘至天津，则北京必不可问矣"。这种夹叙夹议的记载，显然含有林的评议。

其他各则，大体都是这样，如"众颇服锡民之风力，然蘅翁亦与有力焉"（第五则）；"殆有欲罢不能之势欤"（第六则）；"颇有尉迟诈风之意"（第八则）；等等，可见还是《软尘私议》恰到好处。

二、子方何许人也？

陈嗣初推测是"度皆文忠挚友而当时居官京师，接习贵要"。杨国桢同志没有墨守这一

推断，迳直指出："是林则徐从关内友人来信中，手录最重要的京师新闻辑成的"。④这比较要接近实际，值得称道。但是，只有弄清了"子方、芋邨、蔼山、仙圃"究竟在何处任何职，为什么能掌握那么多内部机密，并敢于写信告诉林则徐，对"斯无可考"的疑案才能作出回答。

子方，是甘肃兰州道道员唐树义，字子方。林则徐在兰州致姚春木和王冬寿信中说的"初秋由长安西行，比于兰州晤唐观察，询知两先生仍馆荆州，吟著如归"。观察是道员的尊称。林则徐在兰州时写的《题唐子方观察（树义）梦砚图》，⑤也是把子方称作观察的。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阴历八月二十四日从兰州到达甘肃永昌县水泉驿。"夜由郭远堂官封接到第三号（七月二十八日寄陶莲生来）、四号（八月初八日寄方仲鸿来）家书，又接富海飒、唐子方、江翊云诸信。"⑥九月初一日到达抚彝城，"是夜作第八号家书，托李羲堂官封寄至刘鑑泉处，转交陕寓"。⑦

他在这封家书里写道："阅议和之事，富海飒抄来京信较为详细，翊云亦有信来。□□□（原稿字迹被蛀蚀，以口代，下同——引者注）抄一张寄阅，不知口在口何处也！""闻江南议和之事，逆夷尚不肯休，然则又将如何，殊不堪设想也。"证之八月二十四日水泉驿的日记，"口口口抄一张寄阅"，被蛀蚀了的三个字即唐子方。

《软尘私议》第一则抄的内容正是富海飒、唐子方、江翊云三人信中谈的"抄来京信较为详细"和"唐子方抄一张寄阅"。《软尘私议》第十八则记明："近堂为子方举主，子方往谒时，欲探其语气，先由对面问起，询以琦侯有转机否？近曰：'可笑，亦须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昨日入对时，为之说项，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师一人力保，毋乃力单，'讷曰：'此事我本未敢言，鹤翁告我以言，故敢启齿，现在鹤虽引嫌不言，而东王、载王，俱已为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响斯应，而忠邸则惟载王之言是听，故转机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则林则徐一事难以邀恩矣'。讷曰：'此则难耳。然总须琦先翻身，林始有望，此时众方授琦，势不能不抑此以伸彼也。'子方曰：'近翁此言乃内造第一真切之信也'。"⑧

陈嗣初的考证说："近堂者，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鹤翁者，穆彰阿之字鹤舫；忠邸即恭亲王也。"

从十八则原文和陈嗣初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宫廷内部的斗争也是很复杂的，尔虞我诈，互相利用，直隶总督也违心办事，为人说项，即如同情林则徐，还得相机行事，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子方才说他讲的这些情况"乃内造第一真切之信也。"讷尔经额作为唐子方的举主，即举荐唐当了大官，封官诰命上得写上这个举荐人的姓名，如果以后发现被举荐的人不是原来推举时说的那样，举荐人是要受连坐的。作为举主和被举荐人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密切`无话不谈的。唐子方可能因公到北京，却为林则徐多方打探消息，可见关系也是不平常的。

唐子方探查了这个内幕消息，便原原本本地报给林则徐。林也如实的抄录保存。

《软尘私议》第十九则是最后一节，全文如下："春浦为物望所归，时思授手，无由启齿，盖班列第四，不能建言也，晤子方，询陕甘人才，及边疆情势甚悉，不愧大臣风度。赛鹤汀知时事多艰，徒唤奈何，而才不抵潘、穆、惟询门生故吏，语不及公，盖与潘、何，皆别俱肺肝也。"

陈嗣初的考证是："按第十九则，春浦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祁寯藻字，何者军机大臣宗

人府府丞何汝霖也。此则所记，祁时思援手，指援林文忠而言。班在第四者，道光二十二年军机班次为穆（彰阿）、潘（世恩）、王（鼎）、赛（尚阿）、何（汝霖）。⑩鹤汀为赛尚阿字，《中西纪事》白门议和，祁独特正力争。李孟符(兵瑞)《春冰室野乘》记穆彰阿事，有言道光末五口通商之约，穆一人实专主之。王文恪既薨，祁文端尚力争，然文端在军机为后进，且汉军机大臣不能决事，故穆愈得志。”⑪

显然，唐子方在北京见过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后，又找祁寯藻为林则徐重新起用而努力。祁寯藻是林则徐与王鼎的密友，他讲了自己的苦衷，询问陕西、甘肃的人才及边疆的情势都很详细。“不愧大臣风度”，很可能是林则徐在摘抄时的评语。唐子方又去找赛尚阿，由于赛尚阿“知时事多艰，徒唤奈何”，所以在接见时，“语不及公”，即对林则徐的问题避而不谈。说明他不像祁寯藻那样，而是“盖与潘、何，皆别俱肺肝也”这一条很可能是唐子方报告了第十八则的内容后，接着在另一封信中报告了后面活动的情况。

唐子方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林则徐把他名列第一，就是理之当然的了。

三、芋郙是谁？

芋郙在《软尘私议》中根本没有出现，但在封面上却把他列在第二位，可见也是个重要人物。

我们从林则徐日记中可以查到，他十一月初九到达伊犁戍所，除忙着拜访、接待、修屋、治病外，初十日“早晨封第十四号家信，托将军处递至富海驱转寄陕寓”。⑫二十四日“将军发折，因托其附寄陶子俊官封一件，内有第十五号家信，嘱子俊交陕寓；并附致刘鑑泉、方仲鸿、……李芋郙各书，均由陕寓转送；……。”⑬

富海驱当时任陕甘总督，陶子俊原任陕西布政使兼署巡抚。而交李芋郙的信则由林在陕西的家庭转交，可见此人在西安，即卷面上的芋郙。

芋郙是林则徐的密友李星沅的别号。李是湖南湘阳人，字子湘，号石梧，室名“芋香山馆”。他晚年自编刊刻的文集就题名为《芋香山馆集》，⑭“芋香山人”和“芋郙”就成了他的别号。林则徐经常和他保持书信往来，信上都用“石梧”这个号，所以《软尘私议》和日记中出现的“芋郙”和“李芋郙”一般人就不太清楚了，连陈嗣初也不知何许人也。

当林则徐在开封接到道光帝决定把他仍谴戍新疆伊犁以后，于二月中旬在工次上就专向当时在江苏任布政使的李星沅写信，对清王朝的“杨威将军”奕经在折东前线一败涂地，愤慨至极：“浙事溃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想到浙东人民在英国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苦难，自己不禁“为野老吞声！”向李星沅直言不讳地写道：“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⑮在林则徐处于转喉即触讳的危境中，敢于和李星沅这样抨击清王朝，可见其关系是多么密切了。

李芋郙身为江苏布政使，当然对江浙一带的各方动态了如指掌，对朝廷内部的斗争情况及各方意向也容易探听得知。他又与林则徐在陕西的门生、故吏、亲友都很熟悉，但因远在江苏，对林则徐的行踪不易掌握，所以将自己了解到的各方情况，寄给陕西的有关人员，再由他们转寄林则徐，便是很自然的。《软尘私议》十九则，除唐子方直接提供的外，其余十四五则中涉及东南和江南的军机大事不少，有些内容不是省级官员根本无法知道。这些当然得力于李芋郙，所以林则徐把他列为第二人。

当林则徐到西安时，李芋郇还远在江苏。他七月初离开西安，李于九月三十日被派调到陕西任巡抚，而实际到任时间比这还要迟一些。李到了西安，各方官员和家属都会很快告诉林则徐的。这些信件，送到林则徐手中，大约需要四十多天，可能就是十一月末了。所以从日记中一直没看到林则徐给芋郇的信。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才把给芋郇的信和别的许多信附在寄给陶子俊的官封里，一起发往陕西。

四、蔼山和仙圃当时居何处？

封面的第三位是霭山，亦即蔼山，是陕西省延安府川县人李宗沅的别号。陕西方志中有有他的传略。其中记明："李宗沅，字相臣，号敬一，一作霭山，延川人。家世穷寒，颖悟好学，弱冠登嘉庆癸酉（十八年，公历一八一三年——引者注，下同）贤书，甲戌(十九年)联捷成进士，以知县分湖南（任善化县令）。乙酉（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充乡试同考官历升长沙及四川成都、重庆等府知府，署广东督粮道，肇罗兵备道，盐运使（道员为省和府州之间的高级行政长官，一般为正四品）所至以清慎自矢，勤政爱民，明察所及，抉奸如神。服官五十年，始终如一。人民悦服，尝题其堂曰：'枉三尺法，神人共鉴。爱一文钱，衾影难安。'性戆直，不喜奉迎。官广东日，以制军某无状，直言切谏，某阳优礼而阴忌之，故未获真除，论者惜之！年老致仕归，宦囊萧然，耄而嗜学，教子孙曾男女及妇数十人，咸沃以书香，婀以礼法，庭闱之内，诗人唱和，彬彬如也。同治癸酉（十二年，一八七三年）重宴鹿鸣。明年，再赴琼林，赏头品顶戴。八十余卒，葬临潼。"⑯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册第1256页，也有关于李宗沅简况的记载。

显然，蔼山也是一个林则徐式的能员好官。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的进士，李是十九年的，迟一届，他从一八一四年开始当县令，道光朝时长期在广东任职，系林则徐的下属。一八三九年林到广东任钦差大臣时，一定会知道李宗沅曾因对两广总督（即制军）"直言切谏"而遭到忌恨，所以形成了深厚友谊。当林则徐一再遭到打击时，李通过陕西地方官员中的朋友向林则徐提供广东、湖南等地或京都方面自己了解到的机密消息，就是很自然的了。

最后一位是仙圃。他是满族镶白旗人和桂的号，字丹亭。和桂是嘉庆十年乙丑科二甲第六十七名进士，比林则徐早两届。嘉庆二十二年已经担任了左副都御史⑰林则徐也在此前后曾任御史。仙圃后来担任了吏部主事、吏部侍郎等朝廷要职，直接参与官吏任免等重要政务活动，本人又是满族，更容易接近皇帝和其他贵要人物，所以对宫廷内部的各种动向都很熟悉，而且和各级官吏关系比较密切，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将京都和宫廷内部的种种动态转告给林则徐。

我们可以从《软尘私议》中看到，对各地封疆大吏政绩或战功的内部考核情况，道光帝对处理许多大员的秘密硃谕，军机大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个人情况，宫廷生活中许多财政开支，以至寿庆活动与御膳房膳食琐事，不是身居宫廷的人，都是很难了如指掌的。而吏部侍郎作为吏部尚书的副职，而且又是满族，正好能接触或直接参与处理这些内部庶务。因此蔼山就成了提供情况的第四人。

我们将这四位的姓名爵履行谊基本弄清以后，就可以证实，陈嗣初一九四二年时提出"度皆文忠挚友而当时居官京师，接习贵要，致书于文忠所云，或出之口谈，而笔录成册者"的推测，有其正确的一面，即和桂确实居官京师，接习贵要；但也可其不准确的一面，即子方、芋郇、蔼山三人接习贵要属实，但并未居官京师。 （下转53页）

董率三军，声罪致讨，仍敕其兼程驰赴，乘贼马未肥，党与未合，即行扑灭。并命将军鄂内巴图鲁等，固守奉天，备其侵軼。又奖谕诸部落，以鼓同仇之志。于是鄂扎等仰承诏旨，卷甲疾趋，于贼约勒未齐之先，欻然至止，贼果不能抵拒，达禄之战，遂为我师所大败，布尔尼兄弟,旋即授首,余党归命，寇乱悉平。是役也，出师未浃二旬，即剪灭凶醜，献愷而还，用兵神速,诚亘古以来所未尝有,臣等纂辑平定三逆方略，窃睹诸将之格遵指示者，咸克奏效，其或愆稽，辄多隳事，今观于鄂扎等奉命遄驰，成功晷刻，益见庙算如神，固有毫发不爽者也，当布尔尼初反，皇上面谕鄂扎等谓其临阵来归，亦当受纳，寻又赐之敕谕，反覆开导，以冀其悔悟，及布尔尼怙恶罔悛，兵败被杀，廷臣皆请枭示，皇上复不忍尽法，许令收葬，始终矜悯，天恩洵汪濊矣。夫惟皇上宽仁无垠，智勇丕著，自是蒙古诸部，畏威怀惠之心愈深，而竭诚宣力之念愈切，总由圣德之臻于至极尔。

《清实录东北史资料汇编》不久问世

《清实录》（包括《宣统政纪》）是研究清史和各种专史的最基本的重要资料。但全书卷帙浩繁，阅读或查考很不方便，如果加以整理，从其中辑出若干专题或区域性的专辑，将会给研究和教学提供许多方便。

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同志，鉴于东北是清王朝发祥之地，清代东北的历史在整个清代历史中占有重地位，特辑录了《清实录》中有关东北历史的资料，编成“汇编”一书，以满足清史研究和教学及编写东北地方史、各种专史的需要。

《清实录东北史资料汇编》，仍用编年体编纂，按年、月、日系事，并在夏历之下加注公历年、月、日。每事独立一段，重加标点，必要校勘。全书共约四百余万字，卷首有年、月、日目录，书后附人名、地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此书将于1987年第1季度开始出书，年底全部出齐。

此书精装分十册，估价55元，凡是需要购书的单位或个人，请与扬州古籍书店联系，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盐阜西路10号。电话：41147　43916。银行账号：扬州市支行650010。

（梁　焰）

（上接45页）

①②⑦⑧⑩　《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至543页。
③　《林则徐传》第380页。
④　《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⑤⑥⑪⑫　《林则徐集·日记》第418至439页。
⑨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
⑬　《李星沅传记》《国朝先正史略》第25卷。
⑭　《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二年中浣于祥符工次。
⑮　《续修陕西通志稿》第83卷《人物》10；见第46分册。
⑯　《清史稿》第187卷，第6808页。